
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辨畫卷三

潁川連斗山撰

屯 ䷂ 震下坎上

坤卦利牝馬之貞謂指初三五爻而言者以初變為震五變為坎三變亦互坎皆馬象也今觀此卦爻辭二四上皆曰乘馬班如則初三五之為馬也益信第初震五坎是誠為馬六三屬陰似不得為馬不知三若為陽則成既濟之定天地既已平成聖賢經緯之才皆歸于无用正唯此爻為陰所以乾坤之後次之以屯而作君作師相繼以起也且屯之次坤不獨在此前謂上六一爻界于剝復之間乃坤索長男之時

而長男猶孕于坤母之腹今觀此卦二五互剝初四互復中間坤卦下有一震向之在腹者已脫然而為長子正父母既老長子主事之時此亦乾坤之後所以次屯之義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切

此卦下震上坎乾坤既定天地初闢乾以初畫之剛交于坤初畫之柔為震以物言之象草之初出地而未伸震于稼為反生以人言之為人之欲有為而遇險震為動坎為險故名屯初九體乾元之德抱震動之才以之治屯而屯必治且以陽居剛存心制行一規于至正非苟

且以赴功名者可比故元亨利貞然屯難之世固宜有為亦非躁妄者所能勝如六三位既不正又居動極以不正而動必陷于險阻則勿用有攸往九五以剛居尊在險中而值屯難何以能濟唯建邦設都簡賢任能使各君其國而子其民則屯以治而難始可解故為五計之如初九者則利建以為侯也初居始故稱元三互艮故勿往五互比故建侯震為長子有侯象故豫亦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難如字同下

卦名屯者以初九之剛始交于二三之柔陽氣伏于地中初畫為陽二三四為地如萌芽之難以發生又震動坎險為動乎險中如末季之運蠱壞已極撥亂者之難以施為也難生向作險難之難解與始生未通之意不合所以名屯首二句俱是釋卦名義曰大亨貞者此卦上坎下震坎水震雷雷方動于地水猶在于天鬱結之氣未解所以為屯若錯而言之上下卦交換為錯雷起于上水降于下屯之鬱結變而為

解雷雨之動盈滿天地陰陽和而生意遂大者豈不亨貞雷雨之動句是釋大亨貞大謂初九然乾坤之後繼以震坎合體之也乃天造作此草昧之世震為雀葦象草坎為隱伏象昧以待人之經理自非旋乾轉坤之手未克有濟如六三者豈可以遽有所往天造草昧是釋勿用有攸往若連下為一解則遺却經文一句矣宜擇賢如初九者建以為侯俾成天平地天地謂乾坤興養立教敎養謂㒂需一切開屯之事皆急起為之經畫而未可安然寧息也震動坎勞皆不寧之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蹇雲在上震雷在下隂陽未和屯之象也君子法之以震動之才値坎難之運治亂世如治亂絲經之以理其緒綸之以合其類使大綱舉而細目張則亂者不紊而屯者不屯矣四偶以次條列如絲中貫一竒如梭上互艮手下動震足如織

經緯然經綸之象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剛得正有濟屯之才猶柱石可以承棟梁之

任磐桓横渠張子作柱石解最確蓋磐平石也艮山為石倒而居下故象磐桓木柱也震為陽木故象桓以木立于石上故象磐桓 但以剛在下時未可為宜如柱石之鎮静而不動故利居貞然世當屯難正君子經綸之候為上者當建初九為侯以治其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遐嫁切

屯難之世五所望以濟屯者初也初雖磐桓不動而五之志則欲藉之以行其正也所以然者因初以陽之貴下陰之賤大得乎民利建為侯豈无故哉五坎為志

初震為行居貞為正初陽為大三陰為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切

陽始交于陰而磐桓居貞二以陰臨其上似乎初也而二亦屯也初邅而二亦邅者何也邅遲迴不進之意以二有柔順中正之德初知其賢而下之二感其禮遇而不能却故遲回不進有似于乘馬者之班如不前也震為馬二居其上乘馬之象班退也即班師之班馬不動故乘之者亦似于不動也但二雖比初

而九五乃其正應今二舍五而比初似有寇視婚媾之意矣五坎為盜故曰寇陰陽正應故曰婚媾而不知其非也其一心于五如女子之守貞不字于人雖極之十年之久乃字于五亦所弗恤終不以晚而改節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一而已矣二本離之中畫故曰女子字許嫁也二四互坤其數十故曰十年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即屯也如邅如之意當屯之時坎險在前彼初九之

磐桓其難進宜矣而二之屯如邅如亦有似于難者何也以乘初九之剛初難故二亦難也十年乃字者男女天地之大義夫婦古今之常經初之于二不過邂逅相遇終歸正應乃反其得主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同捨

六三陰柔不正居動之極當屯難之世五以屯膏而居上初以建侯而居下三以陰躁之資亦欲並起而圖之而上无正應二四又各有正應不為援引貪求

妄動自取困阨有逐鹿无虞人以為之導陷入林中之象鹿山獸性純陽謂五後人以喻祿位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是也虞掌山澤苑囿之官謂四震為木坎為叢棘互艮為山木與叢棘在山林之象也君子若知其弊而變剛為離則處正得明見幾必審不如舍而勿求之為愈倘貿然以往與逐鹿坐困者无以異則可羞矣此即彖辭勿用有攸往之意幾動之微三變為離故曰幾互艮為止故曰舍震為足故往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句窮也

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為人所禽制也然則鹿亦禽矣即鹿无虞者謂其身從乎禽也身從乎禽能不陷乎君子舍之往則吝謂其徒取困窮也窮也為句與明也一例徒取困窮尚可往乎則其變剛守正也亟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陰柔之才居大臣之位當屯之時欲濟而不能濟故亦象乘馬而班如不進三之正互坎為馬勿用攸往故班如然陰柔不足以濟者陽剛則足以濟之初九守正應已

乃賢人在側陋與我親暱者是婚媾也若下求此人與之往以濟也凡言往皆謂自下而上此往字乃求初往五非往初也吾知守正之德以之事君則得人而吉陽剛之才以之濟則動合機宜亦无所不利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初往五者以初在下卦本具離體有明德也若三柔易剛明德具全則水火既濟矣此所以吉无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為豕其脂為膏雨之濡于草木其潤有如膏故謂雨為膏九五坎體有膏者也以其在上蓄而為雲未降為雨猶人君恩澤富有聚而不散故象為屯其膏夫雨澤不降无以潤萬物德澤不施无以潤生民其在无位之小人如六二之守貞不字則身正者道亦亨尚可為吉若為居尊之大人如九五之屯膏以自豐則財聚者民必散居雖正亦不免于凶矣小謂陰大謂陽

當此者惟有急于建侯以濟之使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則膏不屯而屯濟矣九五陽剛中正非不足于德者以時當屯難而陷于險中故有此象而其占亦如此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始豉切

五與二本相應以六三陰居陽位變下卦之離明為互卦之艮止故二守其貞而不字于五五亦屯其膏而不應乎二而其施不光矣若三變為離則二五相

應其施有不光者哉離為日光之象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以隂柔之質居屯極之地前无所往雖乘九五之馬而互艮為止又班如不進欲濟屯而屯不能濟唯有孤危自守泣血漣如而已坎為水為血卦上六隂柔得正无可變之義故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之泣血漣如以在下之无應也然屯久則變變則

能通人道有為自是而起為六三者何可長久而不思善變也若變而為剛則成既濟而定尚何虵之可憂乎此卦惟六三不正故于五上兩象中補發此義

蒙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告古毒切

此卦坎下艮上為水艮上為山水為山阻又艮為少男坎為險陷少男而遭險陷皆有蒙象然蒙不終蒙蒙者

必亨何也山下之泉疏之則達幼童之昧觧之斯通卦中九二陽剛得中以陽明發諸隂暗如師之于弟提撕警覺有以開其蒙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如六五童蒙也九二卦主我也艮為少男童蒙之象初五互師二為丈人師之象師即我也易例凡卦主皆稱我五先盡其虛中以求于二二乃竭其剛中以教乎五非二之枉道以合于五也若初陰在下初即謂初爻如初出之泉習染尚淺彼積其一念之誠如筮者之有疑而求决我安得

不如著之所告以告之（二四互震為聲音告之象）至于再與三之二陰（再三謂三四二爻蓋三乃第二蒙四乃第三蒙者也）陷溺已深如積水成瀆混淆莫辨（三四五互成坤土水在土中故象瀆此瀆字對泉字而言乃坎為溝瀆之瀆也）在彼既无向道之誠在我又何為有諄復之告究之道之所在唯在于正（四外五爻位皆不當）蒙者與發蒙者均利于各得其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何以曰蒙此卦艮上為山坎下為險高山峻嶺之間有沿谷溯澗之險然險出于山亦止于山有蒙象焉猶之人心有人道之分亦有出此入彼之險而當其知識未形誠一如故則蒙意也所以為蒙蒙又曰亨何也蓋人之蒙者既以阻而止則人之發蒙者必以通而行九二以巳之亨行于五九二居坎中坎為通故曰亨二四互震為足故曰行皆因時而得其中此蒙所以亨也其云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二雖有以敎乎五實五之虛心受敎志應乎二也初筮告者初六居下无應而比二致其誠敬以問于二深信二有剛中之德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三四二陰越二而居其上旣不若五之虛中相應又不若初之誠一相比是其陷溺旣深如泉之汩亂爲瀆若強起而告之則言之不信令之不從適以形其扞格之若是其心已淆亂而我反益以淆亂也利貞者卦自六四之外餘爻皆不得正不

正之蒙貴在于養當如頤之養以養其正（自二至上五順順養正也故曰養正）由良知良能充之以至于无不知能使各得其正各得其正則通矣无不通之謂聖此養正蓋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如字）

泉乃有本之水始出山下未得成流者猶赤子之知能雖具尚未發露昧然罔覺也故名為蒙君子體蒙之象以果決其行如泉之流而不壅以養育其德如

山之蘊而不窮此內外交修作聖之功也而蒙者不蒙矣互震為足有果行之象互坤為母有育德之象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音脫

此爻當指初筮告言初即初六告即發也蓋初六以柔處剛居位不當幸當蒙昧之初外无應與近比九二在坎為方出之泉靜而能清未流于瀆猶人之幼穉天性渾然未涉物感是初之蒙也然生而氣質清明唯聖人為然自聖人而外鮮有不為氣稟所拘者

故九二當有以發其蒙蓋人心為氣稟所拘不能洞達與手足為桎梏所拘不得舒泰一也故發之者當其蒙昧之始即利用有道有德可為儀型之人按型古作刑如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是刑人乃典型之人如九二是也二居中為人位故曰刑人此文註解甚多即傳義先已不同其他更不能枚舉大約皆泥于刑人二字為用刑之人既以刑人為用刑之人則不得不以初六為蒙甚之人既與本爻之發蒙相左并與卦中之初筮不瀆无怪乎初與再三皆无的解也使之有所矜式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始有以生其善心消其邪念而此心之桎梏可脫桎梏脫則化

坎為兑而位正矣坎為桎梏見九家易初變正為兑為毀折有脫之象若過此以往嗜欲日以深天機即日以淺雖典型在望何以覺其昧而使明哉失時而不教則教者之羞也凡言往來皆言自下而上為往自上而下為來以往者自初而為三四也禮之拘束人使之手容必恭足容必重猶桎梏也發蒙者既利用刑人使之覲法矣全賴此言有教動有法使蒙者有所懼而不敢為非然後可優游而漸入于道若廢其禮法如去其拘束而縱之以往蒙者必日流于匪僻而可羞矣前說一串此說反折再備一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人之一言一動皆可式矜發蒙而用刑人是以正為其取法也以正為其取法則初之利貞可知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易例凡卦有一爻為成卦之主者皆以全彖之義屬之但有明與暗之分耳如此爻為成卦之主則暗言也後諸卦放此包蒙指二于初六言二有剛中之德于初為刑人一言一動皆有天則如模範然包之而不使越初得二而其道明二得初而其教行固吉道也納

婦指三四二陰言三四陰柔婦象也若能虛心受教使二亦容而受之如納婦然則異姓可以同室亦吉道也子克家指二與六五言二互震為長子五互坤為老母有子與家之象五于二君也猶父也二于五臣也猶子也臣而治其國與子而善其家一而已故五以柔中求乎二二以剛中應乎五有子克家之象不言吉者忠孝乃臣子之分不可以言吉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謂二柔謂五爻意責重在二彖意責重在五然二之功非五不能成五之賢非二亦不能成彖傳曰剛柔接二五有各盡其責之意焉各盡其責則二五之易位各正可知此亦彖中利貞之義也卦意重在二五故彖傳專釋此句利貞意多于彖傳中見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娶同

六三以柔居剛失位不正初變成兑為少女為悅正應上九為少男為止男以剛止于外女以柔悅于内

女先求男不正甚矣是女也尚可以取哉上正應為艮有幼用之象何也上九陽剛三之正應乃金夫也上為艮山寶藏所出故為金夫六四陰柔三之所比乃躬也四艮體為背屈背為躬故艮四曰止諸躬渙三互艮亦曰渙其躬六三舍四而悅上是見金夫不有躬矣夫男以女為室所以正家也越禮失義如此何利之有蓋其私欲錮蔽已深如瀆之涇渭莫辨二之不告也宜矣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三于上正當如此但三悅上止陰先求陽非理之正故此上彼下雖例所當然又當視其理之宜與不宜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男女之道夫倡婦隨乃正理也今六三以陰居陽暗昧之極不知婦道陽未倡而先求之大拂乎正理其行不順故勿取也震足為行自下而上故不順

六四困蒙吝

困者四面皆窮无路可通之意當蒙昧之時六四以陰柔之質居艮止之下前進為山所阻後退為水所隔在二陰之間又无陽明者以為援引故其象為困

猶人之冥然无知苶然不振本甚愚柔又无賢師友為之啓發有終于愚柔而已豈不可恥此卦與比卦爻爻反對此爻尤其顯然可見者蓋比之三即蒙之四彼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明明是困此曰困蒙明明是无人引導惟入于山中可見无論處比處蒙皆不能无藉于人周子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然則人非親師取友亦安能以有成乎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切

陽中實故謂陽為實陰暗陽明暗者必資明者以為啓發卦中四陰初三五皆與陽近四獨與陽遠无陽則蒙終不發矣此所以困所以吝也

六五童蒙吉

彖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周公恐人不知童蒙何指我字何指故于此爻特著其彖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六五以柔居剛中而不正中則為童不正則為蒙蒙而曰童宛然一赤子之心童而曰蒙

不能无氣稟之蔽然總之天眞未漓人欲未染者具此美質又能虛心聽受以任于人則蒙以養正允之可以作聖猶山下之泉達之可以為川放之可以為海也其吉可知童在五上取蒙在六上取吉在應上取童蒙不必定是穉子凡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即是若以有位言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亦是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三五互為坤故曰順易二變為巽故曰巽五以順易乎二二以巽易乎五二五易位各得其正故吉也此句

最明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蒙者蒙昧无知之意凡昧于理暗于義者皆謂之蒙未嘗專言為學也如有苗之弗恭葛伯之仇餉洛民之梗化皆謂之蒙若輩既非師友之所能喻又非文誥之所能移聖人不得已而有甲兵之用亦所以開其蒙也故有九二之包養之以寬即不可无上九之擊威之以猛此聖人于屯難之後闢羣蒙而偕之大

道之要術也上九居蒙之極亦當治蒙之任而所應者乃六三不正之人彼其昧禮愆義在女子為淫亂之婦在男子即為悖逆之徒是非聲罪致討以擊之未易望其革面而革心也上艮為手為石故曰擊上動變坤為師亦有擊象爻有此象故又兩設其占曰得此爻者若為在下之人則不利于為寇如六三居坎為盜有寇之象是為寇者也仰攻不順有何利焉若為在上之人則不必擊寇而利于禦寇如上九當治蒙之任居艮能止有

禦之象俯臨得勢胡不利哉顧象曰擊而占曰禦何也擊者聖人整肅之義而禦者聖人惻怛之仁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下遐嫁切）

上居艮山其勢高三在坎水其勢卑以卑犯高故為寇而利以高臨卑故禦寇則利曰上下順謂自上而下其理順其勢亦順也自上而下則上三相易各正其位此亦利貞之義也此句與六三行不順相對六三自下而上既不順則上九自上而下其順可知

周易辨畫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辨畫卷四十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周易辨畫卷四

潁川連斗山撰

需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五爻皆當位唯九二一爻居位不當不當則二五不相應是上有陽剛中正之君而下无柔順中正之臣有君无臣也誰與為濟家誰與為發其相需眞

不啻饑者之于食渴者之于飲故名為需需向皆訓作待玩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需者飲食之道人于飲食蓋一日不可離者豈可待邪竊按此需字當作急需之需如韓文所謂相需殷是也但相需之道先貴于相信如為君者莫不求賢以自輔然或徒務虛名而不出于中心之實意則我本不足以感人人孰肯變其守以從我今觀九五以坎體中實而居尊已既至誠有孚矣凡坎體皆為有孚則誠足以動物而物自无不為所動吾知居其下者自必翻然相應明良相際而庶事康光明而

亨九二變柔成離爲日應五故曰光亨上下一德而天心亨貞正而吉也九二變柔得正二五交應故吉顧五既殷勤以求二二亦不可不勇往以應五元論從容而定太平即或時當險阻運值艱難如大川者亦宜踴躍以涉之而不可視爲緩圖也二之正爲離中虛象舟互坎象大川二往應五象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句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即人意有所欲相須之須也九五居尊而无應急欲二之變而應之也五于二何如此之須以此卦坎上乾下險在二之前而二有剛健之德能不陷于險君臣之義不至于困窮五所以須之也險在前三句乃是釋二之所以可須故下以需字足之觀諸傳可見有孚光亨貞吉者言九五位乎天位之上有其德又有其勢以已之正中需二之正中也五正中則有孚二正中則光亨而貞吉矣利涉大川者言五以中正須乎二二亦以中正應

乎五雖大險大阻往必有相濟之功所以利也二變正為旣濟故曰有功五多功二之功皆五之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切樂音洛

火在天上有大旱望雨之意自初至五互為大有雲上于天正將雨望雨之情故名為需君子體需之象知國家最要者莫如賢才而賢才所最重者莫如禮意于是好爵以縻之大烹以養之而以杕杜之飲食明其中心之好鹿鳴之燕樂將其尚賓之心蓋其所需者殷矣

二四互兑為口有飲食之象又為悦有宴樂之象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此卦以上下相須取義君需臣以共治臣亦需君以行道但上之需下不可不急而下之需上則不可躁故三乾皆以險之遠近為爻象之善否初九陽剛得正當需之時亦欲得君以濟險而身居下位去險尚遠為需于郊之象郊在關之外未入于水之地葢躬耕田野之民也夫時勢既未可圖豈可躁進以取咎

惟利于用其素履之恆以自守乃可以无咎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忘身以狥世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難乃旦切

需于郊則去坎遠而守得正自不犯險而行也利用恆无咎蓋恐其輕動不正或失其素履之常耳而其實非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正九五之所急需者因二以剛居柔陰陽之位尚

未應猶君臣之志尚未通其象焉需于近水之沙兑為剛鹵故象沙較之郊而已近矣然君子出處之道自有妙用豈常人之所識故人見其未應乎五或疑其有高尚之志或疑其无濟險之才不免于小者之有言二四五兑為口舌而不知其抱道自重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六四之出自穴是已其始雖不合而其後則吉也此終吉即上六之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居位不當不變則失其正遽變則躁而害于理二者交戰于心胸次何以能裕二居下而能得中故需于沙而衍在其中也雖當時不免于小有言而迨其相需既殷必易剛為柔以君臣相遇而終言亦何患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重剛不中健體好動亦志欲得君以行道而適處于上下相交之地是國家之艱難險阻本不已屬

而冒險犯難自罹其患也有需于泥致寇至之象（坎為水四為土水下之土泥之象坎為盜寇之象）夫泥乃水土相交將陷之地也水雖溺人之物我不逼于其所水柰我何唯我輕于蹈險則其覆舟濡軌也豈水之過哉曰致寇至需于泥者致之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之需泥雖近于險而尚未陷于險災猶在外也（坎為外卦故曰外）乃在外而我進而迫之是害未及身而自致

之矣為占者計險難已加于身萬无可逃之義惟有敬以存心慎以處事雖不敢必其有功亦可不至于覆敗也此聖人發明占外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以柔居柔在大臣之位當險難之世承需賢之君自知才弱不足以濟險又切見下有得中之賢足以副延攬之盛典故積其至誠如利害之切于身有需于血之象坎為血卦血乃人身所最切者有之則生无之則死故誠曰血誠心曰血心忠

孝所感曰飲血曰泣血非災傷之謂猶恐内盡其誠而外未盡其禮賢者未必肯來也于是干旌以聘之良馬以迎之不憚屈已而造于其廬焉又有出自穴之象坎為陷象穴夫穴乃四之所安出其穴以逆賢好賢之篤也心誠而禮卑如此所需焉有不至者哉不言吉者引賢為國大臣之本分吉非所論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居四故曰順坎為耳故曰聽言需賢者五四之需

血乃順以聽五之命也此善則歸君之意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食音嗣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身在險中非得人共理則不能以有濟而九二剛中之賢又以敵應而不相與此時需賢之急不啻渴者之于酒飢者之于食有需于酒食之象按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之于人乃需之最急者卦之名需即人需飲食之道故大象既以此明一卦之義而此爻即以此為一卦之主蓋坎為水五互離為火水在火上本有酒食之象夫需賢如此之殷非彖中之所云有孚乎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吾知為九二者自必感其誠意變剛為柔而貞上下相交而吉矣此爻備彖辭之義貞吉二字屬二不屬五以五貞而二未貞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即彖傳之以正中也特變文而為中正耳言酒食貞吉乃五以己之中正需二之中正是以德相需非酒食之虛文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爻乃總言需終之義所謂卒成之終也後諸卦多如此卦辭有孚光亨貞吉義已見于五爻中利涉大川義應見于二爻而二爻以時方抱道未可以遽及故于上六需道已成後補申其旨因上六身在事外又居位得正本爻義无可取故也言卦名需者五需二也今需已成矣可勿言需矣向之出自穴者今入于穴矣何也向惟客之不來故出今則客有三人來故入也詩曰我客戾止古人以賢為客三人者二為人位二變離應五數屬三故曰三人猶云居三之人云爾觀

終吉與九二同占可証如謂指下三陽言將以象傳所云雖不當位者亦謂三陽邪卦例自下而上為往自上而下為來二應五而曰來者象傳乃統論一卦之辭此則據五而言以為往則不順故不曰往而曰來蓋三人之來即涉大川之涉也其在禮曰主人須矣凡以云速也而茲之客則有不待速而自來者第酒以成禮禮成于敬五惟以需于酒食者更行之以敬則上下交而志同矣前于二爻曰終吉終以此吉以此耳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去聲

此爻乃需道之終當總言全卦之義而全卦五爻皆

當位唯九二以剛居柔不當位不當則與五不相應不相應則不能成濟險之功矣乃爻又謂其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故釋之曰二雖以剛居柔疑于不當位然剛而得中亦士君子守身之道未大失也況其變柔應五其位亦當有涉川之利成濟險之功其吉又何疑焉凡剛居柔柔居剛皆為不當位此不當位向指為上六夫上六固當位矣以當位而必欲解為不當位此千載所以迄无定論也

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切

序卦飲食必有訟飲食所包至廣一切功名富貴皆是是人之所必需即人之所必訟也故需後為訟卦中九二剛中不正居下无應是內懷誠信不得通達者有有孚而見窒之象夫孚而見窒久將自明惟當反已自思惕然恐懼于中使爭訟之端自我而泯乃吉九二剛中有孚之象陽陷陰中窒之象坎為加憂惕中之象若如上九負過剛之性懷必勝之心欲終與之相爭相爭不已必有禍

患則凶矣上九居一卦之後終之象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能使民无訟者也六三九四與五最近祗利于往見之二三四互離為目見之象以正其是非曲直之私亦不必訟也至初六則在事之初原可以不訟即使不得已而有爭亦當得正而輒止不宜如涉大川者之輕身于危險之中也下卦坎為水大川之象初在其下涉之象徒步无舟不利之象文王彖辭所以發六畫之藴字字皆與六畫相關此尤其彰明較著者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此卦下坎為險上乾為健二者有一尚未必訟唯一健一險險而又健所以成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此以覆卦而言需五之剛來訟二而得下卦之中也需卦坎在上為有孚此卦坎在下故亦曰有孚但彼以孚而在上為亨此以孚而在下為窒彼

以九五得正爲吉此以自已惕中爲吉耳終凶者謂訟不可以成成則禍害已定而不可挽故凶也利見大人者九五陽剛中正明已德以新民者也見之則不正者皆化之而歸于正乃尊尚其中正也均之涉大川耳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需川在前二以剛而在其後前有離舟涉之而不陷故利訟川在下初以柔而居其後前又无舟涉之則入于淵故不利也涉者濟渡之謂初居坎前前進故爲涉若如舊說以剛履險是川已涉矣尚何利不利之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自西轉水自東流相違而行人之有訟亦猶是也

君子觀象知人之有訟不生于訟之日而生于作事之始于未事之先預為謀畫凡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力守之而不為則訟端无由而開矣此君子清訟之源也坎水周流作事之象乾知大始謀始之象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以柔居剛其位不正正應九四亦不正本有訟

者幸在訟初猶可及止況險阻在前舉足即陷所謂不利涉大川者是也故周公預為之戒曰人生不能无事即不能无争若當其始即變而之正則兩不相應其訟事亦止而不永此爻變為兌悅故不永所事雖變正之初不无小有言語之傷兌為口舌言之象兌口屬陰小之象而事過言息各得其正其終則吉也此卦與需相反對爻中俱本此以立言需初曰利用恆訟初曰不永所事需初得正故利用恆訟初不正故不宜永此反對也需上曰敬之終吉訟上曰亦不足敬需上得正故足敬訟上不正故不足敬此亦反對也中四爻純以反對言細較之自知後放此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文言不永所事者以訟不可以長也若知其不可長而改之雖當其時反似小有相爭之言而不知其有言者正其一辯而明者也何至成訟哉變正為兌為口舌故小有言然互得離明故其辯明但需五兌在外卦言為人之言此變兌在本卦言為己之言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句无眚逋補吳切眚生領切

此卦之二即需卦之五五統率羣陰以下于乾是來而得中也但以剛居柔中而失正又當上下違行之

時不能與五相應是為患而見疑信而被謗者斯時惕然恐懼之不暇尚克與之相爭乎不克與執輕如不克之不克同乃形容其惕中之象非眞訟而不能也且不但不克與之訟而已吾思其自上而下之情殆有如人之憂危慮患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以去者此歸字即象傳來字象以上下常例言文以兩卦大義言天水在上水本在下坎在需如人之出外坎在訟如人之回家此歸而逋之象也二變坤為邑為人位此邑人之象坤三偶為闔戶此三百戶之象也如此則必能反剛壯為柔和以求合于五將向之所謂坎有眚者今化為坤而无矣

坎為背變剛為柔坎象不見故无也此即彖所謂有孚窒惕中吉之義此文向主以二訟五知義之不可而逃避小邑以避禍如此則是昭公伐季氏季氏請囚于費齊君踈田文田文就國于薛矣試思九五乃使民无訟者九二乃孚而能惕者而如此可乎荀氏以邑人三百户无眚為句見君不爭則百姓亦因以无眚雖文義甚通而揆之惕中之旨不相合亦不敢從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句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竄七亂切掇都活切

首句總舉文辭竄也當為句釋歸逋也下二句皆申說所以竄之意總是就九二惕中推原言九二不克

訟歸而逋者乃逃竄于下化剛為柔隱匿而不現也竄從穴從鼠鼠藏于地下不見有鼠如二來于下卦變剛為柔不見有剛也所以然者其心以為尊卑定位天澤凜然若自下而訟于上則干名犯義禍害之來乃自取耳二四互離為戈兵故曰患二變互艮為手故曰掇此所以不但一身歸而逋并其邑人三百户亦不敢留也可謂惕之至者矣

六三食舊德句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二彖傳既以為剛來而得中爻辭又以為逋其邑

人三百户是剛來而柔亦與之俱來矣來則六三以柔居剛不正上應上九亦不正是亦為一訟者矣然二在需五也需于酒食三在需四也順以聽之不既醉酒飽德乎今隨五而居于下卦三五互兑之倒體其口向下依然醉二之酒飽二之德其象不如食其舊德乎但二既以剛變柔而得正三亦必以柔變剛而居正始為能食舊德者貞固其宜然惟以重剛處爭訟之時似乎貞中有厲耳然要其終而計之陰陽

各正脣歸于吉而厲亦何有即以未終而論三或不得已而從王于訟事王謂五亦不過如虞芮之質成一見之而即化亦不至于成訟若之何而不食其舊德哉此即彖辭利見大人之義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以覆卦言三本需之四其在需曰順以聽是從上也今曰食舊德故直曰從上吉也上字指二乃需卦之上非本卦之上也若以為本卦之上試思上九

為何如從之而可以得吉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失位不正下應初六亦不正是亦一欲訟者以近承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大畏民志能使不中正者感之而俱化故四不待訟而自服其不克訟與九二有同象焉此爻以近五取象二以應五曰不克訟此以近五亦曰不克訟但二以窒而惕者如不克此以觀而化者如不克耳是何也此卦之四即需卦之三三本乾體宜在上者也反以需泥而致寇之至

是失其天命矣乾為天倒巽為命今反而居四離下體而在上體是復就其天命也互巽為正命反而在上故曰復即命顧即命雖已知其理之不可為而以剛居柔身之所處猶未正則其觀感于上者尚未神也是必渝變其剛使吾身之所為柔順和平无一不安于至正乃為釋回乃為增美乃吉也此亦利見大人之義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命與貞皆己之所固有與己之所當然即之安之不

過不失其在己者而已吉非所論也

九五訟元吉

此卦覆需天道上升雲氣下降需二進居五位飛龍在天大人之象也卦中五爻皆不得正唯九五宅中表正道立于己而可為民表且位居離上明而能通内无私應公而能溥明通公溥自有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故二以歸道而无眚三以從事而无成四以即命而安貞胥天下之訟者皆化于至善而元

此元字祇作善字解君道若此吉孰大焉向以元吉屬聽訟者既與大人之德未稱即以元吉屬與訟者亦與道理未精唯以元屬于民正合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之意哉以元字乃无字之誤以訟元爲訟元甚似有理存參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者凶惡元者良善二者正相反今文言訟者元非訟者能元也以九五中正之德有以使之也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勑紙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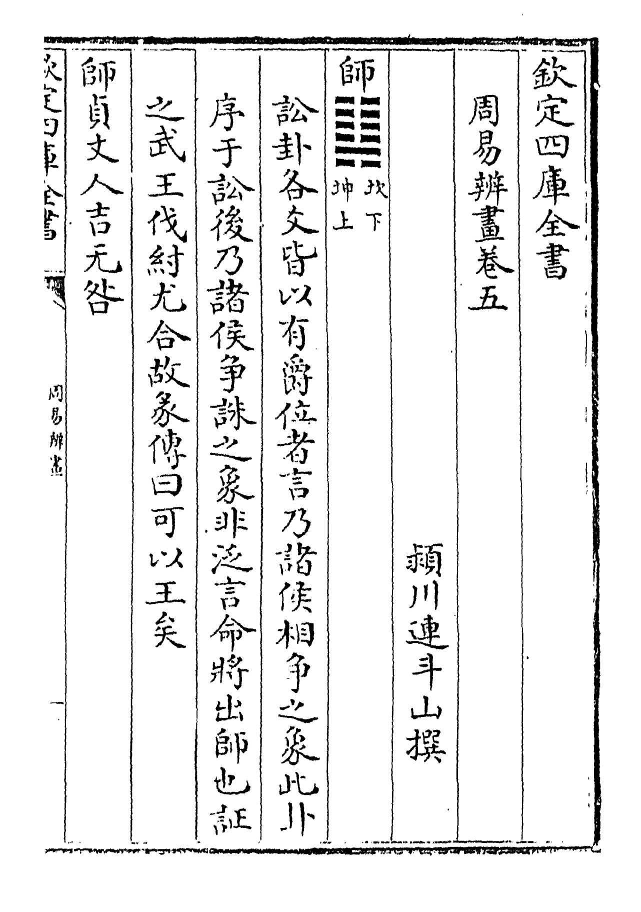
此卦既以初上為始終則中四爻皆人也五為聽訟之主二應五三四承五皆有位而訟者故上九釋終訟之凶祗就有位者上取象蓋有位者之爭命服其大者也人之有訟不永則吉永之必凶其理甚明乃人每訟之不已者豈眞好訟哉恩榮之念動于中止知其錫未思其褫耳不知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原非爭訟所能致即使以訟之故或錫之以鞶帶之異數巽為命錫之象又為繩帶之象然得之不正失之必速恐終一朝之

間必三見褫奪矣離在地上終朝之象離為三坎為盜三褫之象况斷斷乎其不能錫也上九居位不正又在一卦之終故于此發終凶之義則上九之當變剛為柔可知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即鞶帶命服以彰有德原是可敬之事今以爭訟之故而受之且无論褫奪之必至也即使得之可久亦不足敬况乎其不能得哉夫子言此又深一層總是訟不可終之義

周易辨畫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辨畫卷五

潁川連斗山撰

師 ䷆ 坎下坤上

訟卦各爻皆以有爵位者言乃諸侯相爭之象比卦序于訟後乃諸侯爭訟之象非泛言命將出師也証之武王伐紂尤合故彖傳曰可以王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下坎上坤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前後五陰以次排列有主將居中衆兵布陣之象故名師古者聖王在上興師以征不服是征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正人先在正己九二居位不正必興役動衆以仁義之心行征討之事使己正而人亦无不正乃可謂貞乃可謂丈人李鼎祚引子夏傳作大人似不必夫師凶危之事也以凶危之事而謂之貞謂之丈人則凶者化危者平天下歸心而吉暴除民安而无咎矣九二中而不正故宜貞能貞則

為丈人為顯比之五亦覆卦也觀夫子彖傳置丈人二字不釋于釋師貞下即接能以二句分明即以王字屬丈人非闕文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王如字毒徒篤切

卦名師者周官五人為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言其人之衆也又曰貞者貞正也言用師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卦中九二師之主也若能用所有之衆内以正乎己外以正乎人使天下胥歸于正

則反師為比即以建國親侯而為王葢亦可矣彖于師貞而稱以丈人又何疑焉補此方明其曰吉无咎者卦體九二剛中威德足以服衆而又上應乎天心五為天位卦德震行坎險互震為足故曰行征伐所以除殘而實下順乎人意此何如之德體也者人若能以此德體痛苦天下之生靈而有事于師此字指剛中二句毒本訓痛訓苦乃坎為心病之象若作害字解似反貴斡旋民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其誰不尊之如元后親之如父毋而從之吉不待言而況于咎

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許六切

坎下坤上地中有水乃地下有水无處非地即无處非水以地之廣大而水足以涵蓄之猶兵之衆多而將足以統帥之故象師君子體此以容民畜衆其无事而生養也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其有事而調發也則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

為軍耕則為民戰則為兵兵在民中亦如水在地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方有切

此爻以出師之始言上爻以告捷之終言若以人言則以柔居剛又在下位固非以律之人亦豈失律之人哉律為樂律截竹而吹之陰陽各六以正五音之高下而總謂之律震為竹故取此象萬物皆本于黄鐘是為律元初主地下黄鐘之律之象考之周官太師之職

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故師出之始當吹律而聽之以審其音之善惡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杜註云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此以樂律而決吉凶也善則進惡則止此兵之所以有勝而无敗也若不察其音之善惡而惟恃其甲兵土地之强縱使攻擊之法克善而賊而得失之理未明亦必有敗績之凶此爻不正者凶有當正應前以

此卦為武王伐紂之事不但其理其象可通參之他說亦實有合者史記律書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據此則此文非伐紂之始事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者天地之元音聖王之功德昭焉況臨戰之勝負乎故出師必以之若違律而行必致喪師辱國是以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古者制軍之法二千五百人為一師五師為一軍益萬有二千五百人焉卦有五陰象五師一軍之數也故總名為師師中者五師之當中所謂中軍乃主帥所居以統制五師者也苟非其人則德不足以服人威不足以御衆安能吉而无咎今九二以一陽統衆陰所謂丈人也當此天人交廹之際上應天意下順人心而在于其中則運籌帷幄自足以決勝于千里

而吉而且誅君弔民更无有窮兵黷武之咎然猶恐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故王在師中又三錫其命以昭示于天下焉陽為君互震為帝王之象震為雷錫命之象此似武伐紂未即位之事按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狗師而誓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此非王在師中三錫命之實徵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曰承天寵者即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也天謂五位承謂相應王三錫命曰懷萬邦者乃總括三誓歷數紂惡之意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皆命中懷萬方之實也坤邦之象五陰萬邦之象承天寵即剛中而應乎天懷萬邦即行險而順乎人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軍之命係于主帥主帥之權貴于專一今奉天討

罷正宜欽遵節制戮力同心六三以柔居剛才弱志强必然不受約束有衆主之意是輿尸也三互坤為衆為輿互震為主器故衆輿尸傳云晁子尸之是也主帥者若聽其如此則令出二三必有凶矣此爻似武王師出誓衆之詞非謂其必如是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二為主帥而三乃尸之令不專一行伍必亂主帥安能成功此衆主者所以有軍法之戮也大謂陽指九二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以柔處柔歷坎入坤于象為自險而夷勞師暫息之地于分為以臣近君駐師入覲之時其為師次也亦固其所春秋傳三宿為次乃兵家以右為尚今觀其次也退處五下一似乎不尚右而反尚左非確守乎師出以律之訓者曷能有是謹畏如此夫何咎書武城曰既戊午師渡孟津非次之謂乎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非左次之謂乎夫武之抑抑若此者斯時葢

猶有服事之心也惟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有甲子之事耳于武何咎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以臣事君天地之常經也今以臣伐君疑于失其常不知商惡貫盈神人共憤當此猶左次而不敢進揆之臣道之常蓋未失也所以无咎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此常道也此爻變互離依然明夷之象故曰未失常蓋武王左次之心即文王

服事之心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知兩切下同

六五以陰柔居尊位是為否德忝帝位者取而象之乃田中害稼之禽也坤為地田之象五本下卦之二原體離離雉禽之象雉在坤中曰有禽之象卦中坤為衆震為馬坎為弓輪于以獵而執之以聲言于天下倒艮為手象執在震為聲象言則天意順而人心悅利莫大焉夫有利者每至于有咎而茲并无之若之

何弗執雖然執之亦視乎其人若為九二之長子震為長子智深勇沉坎為智震為勇足以帥師一戎衣以定天下則得位得正而吉如為六三之弟子對陽爻言則陰為弟子智短才疎倘令之輿尸必致亂軍令而干法紀雖得位得正亦凶也九二得正則居五六三得正則止居三故二吉而三凶前輿尸之凶凶在九二此輿尸之凶凶在六三觀小象自知按此似武王方誅紂之事此爻向以二為田坎為禽與象亦合但二丈人也卦主也方以為主又以為禽歷觀諸卦從无有如此相左者況一爻之中上曰田有禽利執言下又曰長子帥師則是

以二執二矣于義亦尤順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如字

長子帥師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以二中行于五中也行字自互震取象弟子輿尸者六三不中不正若令之主事是使之力不勝任也當皆作去聲依韻叶之當非平聲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爻乃功成凱旋封建諸侯之事師之終也二進位于五方執言以除暴虐故猶稱長子至此則受命為

天子矣故直稱大君陽爲大五爲君有命者命之開國命之承家也坤爲文命之象九進居五變師爲比有建國親侯之義故功之大者命之開國爲諸侯使有茅土之奉坤爲邑開國之象功之小者命之承家爲卿大夫使有釆邑之榮九進居五互艮爲居家之象諸陰在下承家之象受封之後皆有用人之責宜擇其賢能而用之小人切不可用也六爲小三人位互艮爲止故曰勿用書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此義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內含開國承家意正其功之大者開之以國正其功之小者承之以家也必亂邦乃申說小人勿用意是逆慮封國之後任用非人以亂邦非當下論功行賞之時又不用小人也

比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皮二切後同

比親密之意王者既以征誅而得天下必與天下至

親至寡而後人心不離畔也比卦上坎下坤坎水也
君也坤地也民也水行于地上潆洄漫衍而比于地
猶君位于民上以養以教而比于民也故比卦止有
我往比人之義并无人來比我之義試思武王誅紂
伐奄之後尚有三監之叛五十國之亂周公破斧缺
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尚煩多士多方
之誥由是觀之征誅之後豈易得人心之比此比之
為義所以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卦與師相反對故象

辭皆從反對以立言師卦坎在下坤在上此卦坤在下坎在上是二已進位于五朝諸侯而有天下也以諸侯之衆天下之大而我得與為親密其吉不待言矣回思師行之始所筮者貞丈人吉无咎也古人舉大事必卜于太廟故泰誓曰朕夢協朕卜大誥曰朕得占卜當師出之時已然矣今再筮之原訓而左傳原田漢書原廟皆然向之期為丈人者今果長人而為君矣有元之德矣向之期其貞者今果南面而履尊矣有永貞之位矣向之期其无咎者今果兵不窮而殘已

除武不黷而民咸安矣无咎矣有君如此孰不歸之如初二三四者皆向之禽在田中暴虐而不寧者也今咸自上而下此以覆卦言興方來之願書作凡弟方來言從諸方來坤之象也有安土之樂焉亦謂坤也是皆五之所樂與為比者也若上六一陰獨亢居陽上正所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者是後夫也則非五之比之所能及者矣凶矣首句謂五次句謂下四陰末句謂上一陰夫陽之象後工之象陰之從陽猶婦之從夫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下遐嫁切

彖言比之得吉也謂君之比民如車之有輔也輔夾車以行猶君保民以立也輔者夾車之木坤為大輿坎為木多節故取比象上既以比輔乎下下自以順從乎上以比而得人心之歸往是以吉也輔字釋比從坎取象順從釋吉在坤取象首三句諸解紛紛皆苦滯强重複總因比輔看作下之親附是以下順從句竟如贅疣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此卦與師相覆比卦之五本師卦之二以二有剛中之德進位于五觀剛中可知此句是從師二來不然則當云以正中矣故初筮

而得彼者再筮而得此也不寧方來者此卦在下之四陰即師卦在上之四陰也當在師時如在倒懸今得五比如得父母故自上而下此以覆卦言上下二字方清向以上下指五陰因與後夫句相背即以上下指四陰亦與上下字不明皆與為應也後夫凶者王者之比天下如天地之覆載苟可以德感或可以教明王者皆有道以化之令後夫之凶是王者比之之道至此已窮也水之比地自下而上其勢順自下而上其勢逆五之比上亦猶是也故曰窮也其道窮指

王者比道說句義方明若指後夫說則拗而不順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有源流地有險易因勢就下最相親密所以為比先王觀水地之象念師旅之後天下歸附方新上下殳疑未定親比之情自不容已但天下之大斯民之衆一人豈能獨比非建立萬國則耳目必有所不周精神必有所不及于是法地以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萬國坤為土為衆為國之象又法水制為巡守述職之典

以親公侯伯子男之諸侯坎心坤腹親之象俾上下之情歡然而无間此先王于征誅之後聯天下之大法也凡立法定制世守不變之事則稱先王此卦承師而言彼六爻象武王之事此六爻象成王之事周公本此以繫辭孔子本此以立傳此先王乃謂武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方有切

此卦與師相覆又相承故彖與大象皆明跟師卦以繫辭而此爻則武王既崩成王初立之時也天下方

歸人心未定非至誠相比誰其信之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凡其所以比天下者一本于元貞之德是有孚以比之也夫何咎有孚正指九五若初六則何孚之有然九五之孚亦祇自盡其心耳豈以此望天下之歸哉惟不望天下之歸是以當師出之時其誠信之積已充滿于天下如水之盈滿于缶中上有孚謂比之九五下有孚謂師之九二二五震為仰盂象缶二本坎水進位于五象缶之盈及反而為比其自師終而來以求其比者師之終即比之初在師為上六在比即為初六故象止言初六不言終來已先

有非常之吉也葢常例以陰陽當位為吉而初六則不當位而亦吉其吉有出于常例之外者矣故曰有他吉也有他二字向來只作意外解終屬含糊如此則他字方覺拋磚落地葢卦中最重者爻位因此卦以五爻為主諸爻皆輕故初六亦得云吉以其吉在九五也此爻言成王之孚天下者本于武非一朝之積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以柔居剛爻位不當何以云吉而在比之初六則重在九五之比與常例不同故曰有他吉也終來二字

即是初六蓋師之終即比之初故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對别卦之得位者言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一民皆臣尺地皆土何一不在所比之中然比之非无自也致治之道必由近以及遠用人之道亦由親以逮疏六二柔順中正居內卦之中所謂同姓之諸侯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與為正應有比之自內之象以剛中比柔中以剛正比柔正是比不徒比而比得其正也夫比得其正則朝

廷之上内有良輔而邦畿之中皆其懷保所被矣吉何如之此即成王嗣立周公負扆之事証之書傳意正如此葢周公于成王為叔父王室之安危皆賴于公所以為比之自内也或疑爻辭乃周公所繫豈有周公自作自言之理不知周易多本當日之時事以取象如爻中言文王言箕子皆明舉其象以示人未嘗諱也况此卦乃美成王能盡君道以為比非周公安引以自譽也何疑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之自内則懿親可倚碩德可師固无失其所比矣

然比之之道不徒慕乎相親之虛文而已其道在乎以己之中比其中以己之正比其正不使在己有不中不正之失也不然在己者茍少有所失彼中正之大臣豈肯為其虛文所比哉上自字訓從下自字謂己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又在內卦之上亦同姓之諸侯也當比之時君方待人共理而三以陰躁之性反越五而應于上是敗倫逆理之人也九五以中正

无私之德引與共治有比非其人之象此即管蔡監殷挾武庚以作亂之事葢管蔡與周公同為王室之懿親二三之位同處内卦似之而管叔又為周公之兄三居二上亦似之成王用以監殷而反挾武庚以内畔三之越五而應上又似之匪人者三為人位言比非其人也不言凶咎者爻辭之繫在周公居東之時正流言肆起之日爻有此象故但言比不得人仍隱然有内自悔之意葢不忍斥言其罪也若以罪人

類釋之豈聖人之心哉（向以五陰皆比九五請思此爻當作何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百八十四爻聖人作傳皆用也字獨此爻變文用乎歎乃以為惻然憫痛即孟子哀哉之意若然則三亦不過不中不正比于陰類耳六十四卦中類此者甚多何獨于此爻憫痛若是蓋聖人有見于此爻為管蔡之事想見周公繫辭至此身際人倫之變必然上傷其君父下傷其手足內傷其家庭外傷其邦國

不亦乎三字眞有動色驚心之象豈尋常之調弄文法耶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以中正比天下既自内而比得親臣以布其化矣由邦畿而外其為五所當比者更多非資人以旬宣之何以比而无間哉六四以柔正居外卦上承于九五是異姓之諸侯也九五以切近任之俾布政教于畿外有外比之之象以剛正之君比柔正之臣所

比既正將奉宣德意邦畿之外无不為五所比矣吉何如哉此即成王繼統留召公以共治之事當時成王幼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畔王室所倚重者惟周公召公二人故比周公以治内比召公以治外爻中内外二字正本此來内卦外卦其象而已向來止以内外卦解之末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四柔正得位上承聖主下御列邦是賢臣而在三

公之位方伯之象也九五以為賢而比之豈自用哉亦曰上自祖父以來已用以布化于邦外吾亦從之云爾考之詩傳曰文王徙都于豐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莫不從化焉葢自文王之時已使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矣曰以從上見五之外比者皆法乃祖文王也向以賢指五又以上指五既厭其複且以陽剛中正之主僅稱為賢亦嫌其褻總之一字悞解以致通卦不合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為比之主以陽剛而陷于陰柔義當為隱而象有取于顯者何也比與師相覆師坎在坤下如水流地中而人不覺比坎在坤上如水行地上而人皆見故曰顯也九五居尊位以比天下實有比象然奚以見之盖五在師之時陰柔居上如田中之有禽二在師中如天子之畋用三驅以逐禽今由三而四以進位于五舉向之陰柔不正者掃除而殄滅之如在前

之禽已失去之也三驅者合圍之名比三驅者九二居坎為馬歷三位而至于五象三驅也前禽即師田有禽之禽以九二視六五故曰前令師反為比六五不見故曰失舊解以前禽為上六夫上六乃後夫豈前禽哉夫在師而為田中之禽者在比而又為邑中之人尊卑易位斯亦人心之難以帖然者乃觀六二處羣陰之中安在下之位抑何其恬然不誡也邑謂坤人謂二六二中順故不誡邑人向指衆陰與人位象傳俱不合藉非有深信乎在上之心者何能至是然非有深入乎在下之心者亦何能使之至是耶此比之所以為顯所以為吉也

當時成王嗣立周召夾輔四方大和會此非其徵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音捨

文言顯比何以為吉以五在師二其位但中而未正今進居比五其位不惟中且正中也中則所比不偏正則所比不黨无偏无黨所以吉也陽剛在上于理為順陽剛在下于理為逆九而居二則逆而不順今進而居五是舍其逆而取其順所以用三驅失前禽

也邑人何以不誡人之所以不順者必處之不得其當居之不得其所也今九進位五六退位二是上使之居下之中也居中則尚何誡之與有曰正曰順曰中總見比之至公而无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諸解以上為後夫是誠然矣至以无首為无始証之後夫之後亦頗相合但思陰之无始原不須言即如所說亦不過比之不先耳于何即見其為凶竊以乾

有首象九五以陽居尊正首出庶物之元首也當比之時九五一視同仁豈以上居化外而不比故亦有比之之象然四陰皆從五之比而上六獨亢居五上目无乾剛是殆教化所不能入干羽所不能格者也故又有无首之象夫人而至于无君不臣甚矣其能容于聖人之世乎故其占凶此殆周公奉成王東征武庚與伐奄之事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以大終以從陽也今陽比之而不從是无陽也无陽其何以有終曰无所者指上下五陰爻位而言四陰皆為五比而上獨不為五比故曰无所即其道窮也之義如苗之于舜葛之于湯崇之于文王皆无所終者也初言終來有他吉以初陰之順也上言无終而有凶以上陰之逆也順則比之以仁逆則比之以義仁義兼而比道盡矣此所為聖人之顯比歟

周易辨畫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辨畫卷六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沙重輪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辨畫卷六

潁川連斗山撰

小畜 ䷈ 乾下巽上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畜者養也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教也言比之道在養與教也故畜字雖有畜養畜止二義而在此卦則止有畜養之義并无畜止之義諸解似誤大畜故此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許六反

小畜一卦向以四爲小人畜止五陽君子証之全卦多不相合總因胸中有抑陰扶陽四字故作是解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原不可以相无秖看其居位何如耳如小畜卦一陰居五陽之間九五之下其勢甚孤其身甚危其情又甚窘有孤獨之臣近在君側之象文王傷之取其名曰小畜言小者藏畜於大者之中也然大者可以藏畜乎小者之身而小者則可以

畜養乎大者之德蓋卦本純陽之乾當上下相接之地忽得坤順之一陰介乎其中其悠柔和易之風互巽正足以消其亢厲壯往之氣如良臣之於英主巽言悅色互巽互兌有以養其德於深宮燕處之間此小畜之所由名而四與五有孚道也顧自上卦觀之雖有孚之理而自下卦觀之尚非即孚之象蓋陰陽之理陰盛足以錮蔽乎陽則陽氣上蒸而為雨若陰弱不足以錮蔽乎陽則其氣不蒸有雲而無雨今四以一陰

覆於乾天之上其象為密雲而三以一陽處於大決之地初至四爻互為夬其象又為不雨水氣上升為雲二四互兑為澤澤在天上雲之象互兑重兊密之象離日巽風不雨之象所以然者以二四互兑雲自我西郊而起積之未厚施之未遠故也我卦主自謂也西兑方也郊曠遠之鄉天地相接之處三乾四坤正郊之象所謂不雨者此二爻也不責陽而責陰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之衷隱然自見於言外卦中離日當空望澤孔亟而當時王室如燬正有此象文王身居羑里非必果以此自喻而其時其事有隱隱與

相符者或亦有所觸而云然耳先賢以文王為小畜之時正此意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時豉切

卦名小畜者此卦與姤相錯以一柔為主也當其未錯時柔居初剛於位未為得而今錯矣柔進居四於位已得矣乃一柔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何也葢陰陽原相依而立陰孤固欲附乎陽陽衆亦欲求乎

陰也故名小畜也既曰小畜又何以能亨蓋陰之畜乎陽與陽之畜於陰皆以其德也以觀乎四巽其德也然非柔媚以為巽乃健而巽也以健為巽則其所以畜乎陽者有能亨之理以觀乎五剛中其德也然非徒剛中以自守乃剛中而志欲行也志在於行則其所以受畜者又有必亨之勢乃所謂亨也雖然乾之亨雲則行矣雨則施矣品物則流形矣茲特密雲耳不但无望於物之流其形抑先无望於雨之施其

膏然而非竟不雨也雲者雨之機今已進而尚往矣特以自我西郊陰方而起甘霖之施尚未之行耳豈不雨也哉夫曰尚往非不往也曰未行終必行也亦優游以俟之而已此小畜小異於乾亨而臣順難語於君德也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未散於下小者緼蓄之象也以天之大而風行其上又小者緼蓄大者之象也故名曰小畜謙

法温柔賢善曰懿巽其體温柔之象乾體賢善之象文德又互離文明之象也君子體巽之温柔以懿其文明賢善之德沉潛以入之優游以進之亦如風之行於天上德將充積而不自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扶又切

彖傳云柔得位而上下應應之者受其畜也向來解此二爻皆似以六四為禍之首罪之魁而以不受其畜為幸者不幾與彖傳悖乎皆因悞以畜為畜止而

不以畜為畜養也初九陽剛得正上應六四是初以剛藏畜乎四而四以柔畜養乎初也然初之所以為四所畜者以卦與姤相錯昔之在姤而為四者即今之在小畜而為初者也夫初於姤之四而來於畜之初是復也是并非假諸岐途異路以為復者也復其自有之道也道猶路也上下往來故云道有復其自有之道而尚有咎者哉自我覸之不惟无咎而且有得正之吉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何以云吉初在姤四不正四在姤初亦不正以不正相應非義也今初自姤四而下來四自姤初而上往皆得位得正以正相應乃義也義故吉也

九二牽復吉

九二以剛居柔其位不正又與九五均敵不相應而亦云復者何也以卦自錯姤而來初復而二亦復耳但初以復而得位為自道九四下居初九是為得位故云自道二以復而失位非自道九五下居九二是為失位故非自道非自道而亦能復

則以二本中體二五四有羊象四又有繩象一似四有以牽之而然也夫牽之而復則變剛為柔明體依然矣是亦吉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以復而得正固不自失矣二本中也使二以牽復而不得其中其為自失不既多乎今復而仍在於中是亦不自失者也亦字固是對初言亦深許之之辭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說吐活切 輻音福

九三重剛不中上无正應近比六四卦主應受其畜者乃以過剛性健不前進以受其畜有輿説輻而不行之象二三四互坎象輿輻車下横木所以措輪者三貫於二四之間似之而二實四虛又加以互兑之毀折故象脱也且不但不受而已以任剛之極又適當互夬之地欲決而去之而時際乎巽之多白眼又有夫妻反目之象三陽象夫四陰象妻互離象目三不進而視下四比五而視上故象反目夫夫妻陰陽也夫妻和然後可以成生育陰陽和然後可以成雨澤今三與四有此象此象所以謂為密

雲不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為妻之綱妻之賢否夫之觀型係焉今夫妻而至於反目是由三之過剛不能正其室豈四之過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此卦與需卦相似所不同者上九一爻耳故需卦六四上承九五下乘三陽曰需於血出自穴象傳曰順以聽也此卦六四亦上承九五下乘三陽曰有孚血

去惕出象傳亦曰上合志也全準彼以立言六四為一卦之主五陽皆為所畜而畜君其尤大也但四以孤遠之臣上承剛主下逼強臣欲以柔順之陰畜乎乾健之陽非信以發志未易言聽而諫行也今乃居柔正之位秉虛中之德誠信已裕是有孚矣（自二至上互為中孚此爻正當其位故曰有孚）本此孚以畜君其去也瀝血誠而後去其出也挾惕懼以俱出（離通坎為血卦為加憂故曰血曰惕去與出即象傳中尚往往字也）推其心不格其君而不已所謂中孚以利貞

乃應乎天也何咎哉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上時掌切

文曰有孚惕出者豈徒出哉蓋欲積其至誠上而合乎九五之志也夫能合之則能畜之矣此上字不指九五即文內去字出字志字乃屬九五即剛中志行之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切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為六四所畜者顧四既傾誠以格其主五不可不推誠以待其臣故五之於

四同在中孚之内感其血惕之忠即深其契結之情其有孚之膠固如兩手之攣拘而不可解上巽為繩互艮為手攣如之象然而五之心不以孚四而遂已也其孚之充滿而至於富巽為近市三倍故曰富更於其鄰之反目者三四相比故曰隣三五同功故曰以其隣亦感化於至誠之中共相悅豫而後快是何如之相孚也者而要非四之德有以畜之不至此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與四有孚而至於攣如豈但充滿於中獨有其富哉三五同功更能於臣鄰之不相得者同化於有孚之中焉蓋如是而君臣之契結乃為至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載才再切

上九居卦之終故言畜道之成上二句歸其功下三句示其戒總謂六四也以陰畜陽至此已極物極則反巽變成坎風化為水向之陽未行者今既行而為雨矣向之陰尚往者今既不往而處矣上下交孚君

臣相得豈幸而致哉由其相尚以德畜積之極至於充滿而然也（載承受也即萬物載焉之載）但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夫（巽為長女婦之象）以陽牽陰理之常以陰畜陽非理之常也以非理之常而行之雖所居甚正亦危道也何也陰盛則衰月盈則虧必然之理今居互離之中在通坎之地如月之幾望有將滿之兆（互離為日通坎為月月在日下借日之光以為光望之象也）倘復往而不止則兑缺合而成圓（兑上缺巽倒兑亦為缺兩缺相對故為圓）安知不三五盈而向缺而至於凶也

然則臣之於君固不可以不畜而亦不可以不知止

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其由於德之積滿也是固然矣而又曰征凶者何也蓋陰之畜陽與臣之畜君原非正理若既滿而猶欲復進能无疑於滿則必傾乎此未然而早惕之之辭[與爲進退不果故有疑象]

履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利恥切 咥直結切）

此卦與小畜反對小畜本文之畜紂以立言此卦乃言文王之所以畜之者其所履為甚危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莫危於履虎尾）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莫憂患於履虎尾）是故履德之基也（九卦皆可處憂患而履為首）由是觀之則此卦為囚於羑里之事无疑此卦上乾下兑由乾卦九三而變乾之三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而傳釋之曰反復道反復道者履也卦之名義俱本乎此卦中六三一陰為成卦之主本有乾惕之心而又處乾剛之下乾為虎巽為股而以六三尾其後則其勢益厲故其象為履虎尾虎之取象或以為乾或以為兊或以為離以象傳悅而應乾觀之則取乾為長且乾五曰風從虎卦中上乾下巽正合此象然三五互巽二四互離六三介乎其間内文明而外柔順以此履虎尾之後終得无悲故其象又為不咥人乾首上口實而不開三為人位與上正應不咥人之象也夫虎凶猛

而難近者也乃履其尾而不見咥則所履之亨可知當日文王事紂身處羑里之中卒以自全且命以方伯之任非履虎尾不咥而且亨者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句亨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說音悅

柔履剛有以為三履二者有以為三履乾者卦之柔在中者甚多若同人若小畜若大有彼何以皆不名為履獨此名履耶竊以履與小畜相覆由小畜之四

反而為此卦之三以陰上下於兩乾之間自後觀之有似乎踐踐固履也自前觀之有似乎躡躡亦履也總之皆柔履剛也此正反復道之義若六二六五則不云然矣夫以一柔履三剛宜乎柔之不利矣乃又曰履虎尾不咥人者則以卦德和悅應乾健雖剛暴之人亦默化之也莊子云虎媚養已者以其順也正謂此耳其曰亨者蓋悅以應乎乾雖由於在下而悅而即有應終由於在上卦中九五自畜下反為履之上是以剛中正之德

履帝位也而又能化坎之心病而不疚上卦本坎體坎為心病疚之象也今既无坎故曰不疚夫中正則能容不疚則无猜故三得以行其和悅之道而光明也夫光明者亨通者也二四互離故曰光明柔履剛句釋履字已有虎尾意在內悅而應乾句是釋不咥人末三句是釋亨字履帝位句指九五光明句指六三句以亨字連上讀末三句落空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卦為天下卦為澤天高澤卑定位不易人履其間亦當若是故為履君子觀履之象知民志之不定皆

由於上下之不明於是因乎天澤制為典禮以貴役賤以尊臨卑如天之不可為澤澤之不可為天如是分別其上下以示民所以使民曉然於上下之分定其志而不敢爭也此句亦本履卦言在小畜時巽柔在上乾剛在下上下未辨之象也四陰為民虛中為志以下居上民志未定之象也反而為履乾在上而上辨矣兑在下而下辨矣三居下卦戴天履地而民志亦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卦為處患之首則各爻自當皆以處患言此初九

即小畜之上九畜君之心乃其素也今反而為履以剛正守素而不變是以素履往赴羑里之難也夫素履者畜君者也何咎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之素履而往非迫於勢之不得不往也周自后稷開國以來至於文王式廓日增漸臻強大使其不往亦可以不往矣乃恪守臣節而不避者以服事之忠乃其素願茲蓋獨行其中心之願豈勉強而為之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爻變為无妄乃文王囚於羑里之時所謂无妄之災也九二居下之中失位不正如文王陷於非辜非德有虧所處之地然耳然天下雖有險難之境而聖人初无險難之心故當其遇患也自上而下（以履卦言）易剛為柔（以本爻言）履震之大塗而寵辱不以動於中利害不以縈其念其履道也（二變震為大塗道之象）抑何其坦坦而平易乎正惟其平易故雖所遭之位為不正而身之

所處无不正得幽人蒙難之貞焉夫天下貞而已矣誠得其貞則剛柔相應何患无出險之吉哉幽囚也兑為刑獄二變互艮為門闕囚禁之地也二當人位居囚禁之地故曰幽人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人苟中心无主一遇禍患之來鮮不為其所亂者心既為其所亂安能履道坦坦得幽人之正哉九二本體既中又能自處以正非意自來吾心自定生不足以易之利不足以動之死不足以怵之害不足以震

之此其所以履道坦坦而卒有出險之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眇妙小切跛波我切）

卦爻前賢釋之最詳辨之最審何容更贅第思各卦爻例凡為一卦之主者或明或暗或詳或略莫不以彖辭屬之何獨於此卦之主辭則猶是而意乃相反若是竊以此卦乃文王處憂患之道初言其往上言其旋中四爻備言其所歷而六三一爻為成卦之主

又適當乾體相交之際乃處患者臨大難事暴君一舉目而惟恐其悞一舉足而惟恐其違戰戰兢兢黙黙自惕之意若以人之有知者必能視也吾眇也而能視乎互離為目視之象以不中故曰眇人之有為者必能履也吾跛也而能履乎二變震為足履之象以不正故曰跛既不能視又不能履以眇跛而履於虎尾之後必遭咥人之凶矣三與上應故咥然則大君在前吾將何以事之必也若强武之人不必能知不必能行不顧死生利害惟奮勇當先以

有為於行陣之間而已離為甲冑戈兵又當人位故象武人陽稱大乾稱君謂五也

此正悅而應乎乾之義蓋此爻變乾原有乾乾惕厲之象爻乃本此立言以形容文王處患之心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當得浪切

爻言眇能視非果以為能視其心以為不足以有明乃自謂不違於理也跛能履非果以為能履其心以為不足以與行乃自謂不嫻於事也履虎尾咥人凶

非真有咥人之凶以其現在失位不當恐其有意外之變也武人為于大君其體雖柔其志則剛欲以鞠躬盡瘁効力於疆埸也（句句要在處憂者之心推想便得語意若泥定字句則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同訴）

九四上承九五大臣之位也而履虎尾之六三密與之比（履虎尾是指六三說見下）在小畜為夫妻之反目在履又為火澤之相睽（初五互成睽卦）兩情不協讒譖之所易起也況

當兩兑反覆之地正視之為一口倒視之又為一口兑為口舌下為兑三五互巽倒之亦為兑履虎尾者亦何堪此愬愬之多口耶然而无傷也夫人之處難患不能悦以出之巽以入之耳若果能悦以出巽以入下兑互巽則猛虎雖暴尚娋養已有而況於人乎雖有愬愬終必反正而獲吉也履之義為柔履剛自當以三履乾言故象與三爻皆曰履虎尾今四亦曰履虎尾何也以九履四言之為剛履柔以四履三言之亦為剛履柔以四履五言之又為剛履剛考之卦義固不相合上為虎首五為虎身四為虎尾若以四為履虎尾是三一履四又一履矣且既以四為尾又以四為履虎尾是又

以尾復尾矣微之卦象尤覺相庚竊以下三爻爲履難之人上三爻爲履難之事此爻之履虎尾仍指六三也愬愬向作懼字解考愬與訴同似當如詩薄言往愬之愬蓋文王當日實有崇侯之愬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文王因崇侯之譖囚於羑里七年而不出危亦甚矣何吉之可言爻言愬愬終吉者聖人遇難雖不苟且以貪生亦未嘗不修德以望免其志固在脫然而行也四變互震既而果赦之以去雖有如蕢之口終无足故曰行損於服事之臣此所以云終吉也終吉謂上爻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快切

此爻在彖辭取象則為虎在文王所處則為紂此履字與九四同九四之履虎尾指六三此爻之履亦指六三也凡卦名皆謂主爻夬以澤天成卦錯之即為天澤履是履卦之五非夬卦之五而不當夬卦之五也以夬卦之五而當夬履其純陽至健既當決之位又有決之權又密近四之懲於六三之一陰決而去之亦何難然三非夬之上而五亦實非夬之五以非所當夬

而夬之是无異於虎之逢人而齰噬矣雖居位甚正不亦過於厲矣乎此危之之辭曰夬曰厲乃形容一猛悍之象以見其為虎而履之者之難以糾來想像便得若但以爻位論則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應為制禮之聖人所謂以辨上下定民志者象取於夬履而占致其貞厲豈不誣哉武乃以象傳與爻辭不合為疑不知象傳乃推原六三之所以得亨爻辭乃正明九五為虎而履之者之易於遭咥義各有在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當字如

卦以柔履剛取義九五在上卦之中正當所履之位象所以象之為虎爻所以象之曰夬而履之者之所

以可畏也當字若作去聲解於貞厲義左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所履已終虎尾已過變為兌悅疑即羑里既出得返岐周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之時也向嘗自以為眇不能視今已明无不通矣向嘗自以為跛不能履今已行无不利矣而且即視履之間可以驗其先兆之祥尚何有咥人之凶哉吾知昔之往也以素而无咎今之旋也以祥而元吉矣此元字所以然者訓大

由其外履以坦坦之道內持以啞人之心雖遇夫愬愬之口夬履之君終得超然於憂患之中而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祥者吉之兆端吉者祥之究竟元吉而不在所履之終則德或敗於半途行或衰於末路其吉亦未必其大而能久唯元吉而在於所履之終則六爻各得其所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不獨有慶且大有慶也此慶字與坤卦乃終有慶同俱謂六爻得正成既濟言後凡言有慶放此

周易辨畫卷六